责任编辑 孙芸苓 / 美编 荆星子 / 校对 王棉 / E-mail:ycwbdhw@126.com

小 启

紧跟时代步伐,关注家乡建设,感受乡风文明,书写农村新貌。“我和我的家乡”主题征文活动即日启幕。

主题:要求关注家乡建设中发生的新人、新事、新变化,反映新时代农村的新风貌、农民的新生活,为家乡变化点赞,为家乡发展助力。

要求:体裁不限,3000字以内的原创作品。

邮箱:ycwbdhw@126.com

来稿请注明地址及联系方式,以奉稿酬。

大河湾

诗笺

清明(外一首)

□张冰梅

一颗心奔向另一颗心
是月亮到太阳的距离
我看不到你
但是你的光
却永远照耀着我

你看
花也落泪了
仿佛是你的泪
打湿了我的脸庞
我的泪滴落在了你的坟上
连同尘世的苦一同流淌
你沉默着告诉我
内心清明
一路阳光

每年这个时候
我都会来看你
清明
是离你最近的地方
布谷鸟一直在叫
是在传递你声声的牵挂吗

清明祭

又是一年清明
雨纷纷
四面八方聚拢的脚步
踏上故土
沿着展开的族谱
走近离去的亲人
不曾远走的灵魂

梨花挂起洁白的纸幡
摇曳沉重的哀悼
油菜花扇动金色的翅膀
放飞尘封的记忆
麦苗铺开青葱的底片
复制往昔的画面
似箭的归心
和着泪
归去来兮

点燃香烛
焚烧无尽的思念
声声爆竹
爆破孤独寂寞的沉闷
目光
打理一草一木的修整
愿念
联通天上人间的私语

坟茔前长跪
感应心的碰撞
诉说别后的情形
一任泪水
泛滥了彼此的想念
打湿整个清明

醉春的四月天

□张汉东

醉春的四月天
明丽的艳阳竟是这般的灿烂
苍翠的美景
　已被春的醇酒灌醉
盛开的花朵
好似一张张丰盈的笑脸

醉春的四月天
瀑布和山泉
　在协奏着激昂的交响曲
鸟雀们早将有韵味的歌儿
　唱下一串串
旧日的荒凉
　已被花彩的衣衫替换

醉春的四月天
肥沃的田野里正马叫人欢
粉色的桃果花
　在招惹着舞姿翩翩的蜂蝶
飘香的油菜花
　给沃野镶着灿黄的金边
耕耘的庄稼人
　用鞭花催赶起闪亮的犁铧
滴滴热汗落在地上
　随泥土的浪花翻卷
撒一把金色的种子
　到奔腾的浪花里
待丰硕的季节
　长出黄灿灿的金山

醉春的四月天
丰艳的花朵
　是春天舞台上的大腕
山岭溪流给春天
　描绘着迷人的明天
无垠的田野上
正展开一幅幅
　梦幻溢彩的大美画卷

小说

乌 米

□菩提花

乌米像一丛雨后艳丽的蘑菇,突然在半截巷冒出来。

之所以说乌米像一丛蘑菇,而不是一朵蘑菇,是因为她腰系鹅黄围兜,一袭白裙,被眼前几个红蓝绿紫的筒子炉呈半圆状一围,可不就是生生的、挨挨挤挤的一丛雨后艳丽的蘑菇。

这一丛雨后艳丽的蘑菇,一冒出来,就遭半截巷居民的集体围观。

半截巷居民对新鲜事物,历来抱着极大的好奇心,且不对此好奇心,做任何掩饰。乌米不怕围观,笑眯眯地和所有人打招呼,乌米说:“大哥大姐,喜欢吃煎饼吧?咱家的煎饼摊今天开张,欢迎捧场哦!”

“你家的煎饼好吃吗?”人群里有人问。

“好不好吃,我说了也不算,稍后煎饼出锅,我送大哥大姐一人一张,先品尝,也算做个广告。”乌米嘴里搭着话,手脚也不松懈。众人打眼看去,围着乌米架子鼓一般排开的四个筒子炉,却原来是4个袖珍蜂窝煤炉子。炉子里炉火正旺,红彤彤的,正到火候。乌米扭身,搬出4个乌黑油亮的铁鏊,“啪啪啪”一炉放一鏊,摆好,低头掀开跟前的塑料桶,右手掌一把铁勺,在桶里顺时针搅几圈,面糊旋起一个旋涡,只见她手腕趁劲一抖,顺波纹舀起桶里飘着花椒叶末的面糊,依次倒在4个鏊里,放下勺子,再依次端起铁鏊一旋,鏊里的面糊糊顺势流下,一张薄如草纸的煎饼就成型了。稍等两分钟,煎饼在炉火的烘烤下,“滋啦滋啦”翘起边角,乌米两个指头捏起边角,一提再一甩,煎饼就翻了个个儿,又服服帖帖地铺陈在鏊里,继续“滋啦滋啦”冒着气泡。面糊里的花椒叶子被火一煎,香气朝鼻孔里钻,好几个人忍不住打了个香香的喷嚏。

且不说煎饼味道如何,光乌米这一套麻利的操作手法,立马就征服了半截巷围观的人群。大家纷纷拍手叫好,好几个人举起手机,围着乌米拍照,准备炫朋友圈讨赞。

等图片发至朋友圈,立马有人秒评:“嗨,这不就是个活脱脱的煎饼西施吗?”

众人再看乌米,端庄俏丽,一条乌黑的辫子,一副镶红边的眼镜也遮不住的浓密睫毛,还有那粉里透红的嘴巴……呀呀,这煎饼西施,真真名副其实啊。

乌米煎饼摊的生意可想而知。半截巷因了乌米的煎饼摊,立马活色生香起来。

当然,不排除有的人是因了乌米,才去光顾煎饼摊的。不过,乌米的煎饼也确实好吃,薄若草纸,却柔韧筋道。半截巷会摊煎饼的婆姨不少,但能像乌米一样,一人对付4张煎饼的却没有。

婆姨们好奇,围了乌米,问:“你这手艺了得啊,怎么练出来的?”

乌米笑眯眯道:“熟能生巧,不难,你要天天摊,也能行。”

时间久了,大家从乌米嘴里知道,她男人跑货运,她因为要陪5岁的女儿上学,只能一早一晚摆个煎饼摊子。乌米说:“赚个小钱补贴家用,也给自己找个事做,他跑车也好辛苦的,我替他分担多少是多少。”

半截巷居民都觉得乌米很贤惠。

又一日,乌米的煎饼摊边多了一个油饼摊,摊主是个和乌米差不多年龄的小伙子。小伙子干净利落,油饼炸得不错,酵子起面,宣腾腾的十分可人。半截巷的居民嘴刁,懂的人伸鼻子一嗅,就知道这油饼用了上好的菜籽油,好菜籽油炸的油饼,黄亮黄亮的,喷香。有的人也喜欢吃油饼,搭几样凉拌小菜,喝一碗豇豆米汤,一顿饭就解决了。油饼摊子的出现,并没有影响乌米的煎饼摊,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客人。也有人买了乌米的煎饼,不蘸乌米配好的蒜泥,试着卷了油饼摊的凉拌小菜,硬是吃出另一番风味。

就有人开玩笑说:“乌米,干脆你俩两家和一家,生意保准更兴隆。”

乌米不吭声,只眯眯笑。

小伙子爽快搭话:“只要乌米没意见,我就没意见。”

有人说:“资源整合,更利于发展,乌米有啥意见?小伙子你估计是想歪了。”

众人都哈哈笑。

小伙子和乌米也跟着笑。

好几日,不见乌米出摊,半截巷顿感萧索不少。

等乌米再露头,早有心急的婆姨凑上去喊:“乌米、乌米,你这几天跑哪去了?我家孙女天天闹着要吃煎饼,你再不出摊,我就准备自己动手呀。”

乌米还是笑眯眯的,她说:“公婆从老家过来了,公公身体不好,我带他们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哦,看这媳妇,里里外外一把手,不容易啊。”

乌米只笑,不吭气。

没人留意,乌米的笑里含了一丝隐隐的忧郁。

又几日过去,乌米煎饼摊前多了个妇人。妇人约莫六十上下年纪,冷冷地坐在煎饼摊前,也不招呼客人,也不打扫盘盏,只拿一双眼,探照灯般上下扫视众人,看得吃煎饼的人浑身不舒服。

有人悄悄问乌米:“谁啊?这是?”

乌米答:“孩子的奶奶,我婆婆。”

“哦、哦……你婆婆咋看着不高兴啊?这脸色,吓得人都不敢来了。”就算压低了嗓门,乌米婆婆还是听到了。

乌米婆婆冷冷地说:“好话不背人,背人没好话。”

乌米赶紧安慰婆婆:“妈,你别多心,我们在瞎聊。”

“我眼不花,耳不聋,谁也别想糊弄我。”乌米婆婆扫一眼众人,抬高声音说。

“哪有?妈,谁敢糊弄你啊?”乌米强赔笑脸。

“嘁,看看现在的媳妇,我说一句,你倒有好几句现成的等着我。”乌米婆婆眼看着围观人群越多,愈发来劲了,一拍巴掌说:“想我们那时候,哪敢这样和婆婆说话?我年轻时候,你公公给偷偷我买了双塑料底子凉鞋,被婆婆发现了不高兴,我再也没敢穿。”

“切切,那是啥年代啊?”人群里有人接话。

“啥年代,女人都得守妇道,我儿子不在家,你描眉画眼给谁看?知道的,说你爱漂亮,不知道的,你道人家会说啥?”

乌米放下勺子,转头看着婆婆,认真地说:“妈,这话可冤枉我了,谁规定你儿子不在家,我就不能打扮了?我打扮不是给谁看,我是为自己打扮,我化个妆心情好,有错吗?”

“我没说你有啥错,我光知道干啥要像个干啥样,你这打扮,哪像卖煎饼的?”

人群里有人看不下去了,站出来替乌米说话:“我们大伙可以作证,乌米是个好媳妇,她起早贪黑,还不是想给你儿子减轻负担?你做老人的,可不能这样打击小辈呀!”

“呦,这看热闹不怕事大,是吧?这城里啥地方?当我老婆婆不清明?我们庄里多少小媳妇,一进城就变了个样,烫个头发,画个嘴巴,妖孽一般。”乌米婆婆说着话,一眼一眼挖着隔邻油饼摊的小伙子。看到这,众人明白了,乌米婆婆是有的放矢。

人群慢慢散去,乌米摊上的煎饼已经摞起好高一沓,这在平日里,是绝无仅有的,半截巷居民都知道,乌米的煎饼总是供不应求的。

那一天,乌米早早收摊了。

又是好多天过去了,还是没见乌米出摊。

直到某天,半截巷居民突然看见,那几个架子鼓般的筒子炉,又摆出来了,依旧红蓝绿紫迎人眼眸,但摆摊的人却不是乌米。筒子炉后面是一张满月般的圆盘子脸,红润喜人,依旧是笑盈盈的一个胖丫。胖丫腰身粗壮,穿暗红色阔大围裙,搓着肥厚的手掌,笑呵呵地对着围观人群说:“乌米说半截巷人好,生意也好,丢了可惜,就让我接手煎饼摊子了。”

有人问:“那,乌米呢?”

胖丫答:“不知道,乌米没告诉我。”

再问:“乌米就被婆婆拽回去,啥也不干了吗?”

“哪能?乌米说她肯定还要干别的,至于干啥,乌米没告诉我。”胖丫一边搭话,手脚一边忙活,胖是胖,手脚倒也利索,一看流程,就知道是乌米手把手传授的。

“这回这个,倒真像个卖煎饼的。”

“只是不知道这煎饼味道,比起乌米做得怎样?”

“尝尝,尝尝不就知道了。”

“尝尝!”“尝尝!”……

于是,大家你三张,她五张,胖丫的煎饼摊一时间也热闹起来了。